



保建大記

小伊5
4542



U 伊5
4542
元

保建大記序

六國史無褒貶以其時淳事簡皇
道行於上下而自不知也自世之
季政綱漸弛民心日詐強僭反側
之徒累々接踵而載而筆之者曰
紀曰記曰錄曰抄曰鑑曰鏡曰語

查
保
建
大
記
序

季皆撮王廷之位故復霸有之冗
務詞理僅淺敷衍摛雜去偽俱昧
要之朝報史案而已矣傳奇小說
而已是實敘事且不成體當何
在能動善懲惡以表鉞百代也特
衣錦家有神皇正統記之編揭成

憲之振頽風振至緒而整茲軌履
後卓後本諸思君憂時之誠以書
維畧此言雖龐矣始可與言春秋
遺意之輓近學降士庶撰著頗多
其間之特得潛錄子保生大記撰
能范氏之鑑取旨朱子之綱致教

畏于天心謹被分于臣道忠邪不
遁終始可律以至政之得失事之
是非一皆斷以古義以推其貴正
愛說名教在國可與源准后之作
相垂而措辭之嚴行文之雅迥已
度越昔人矣故治事性籍古方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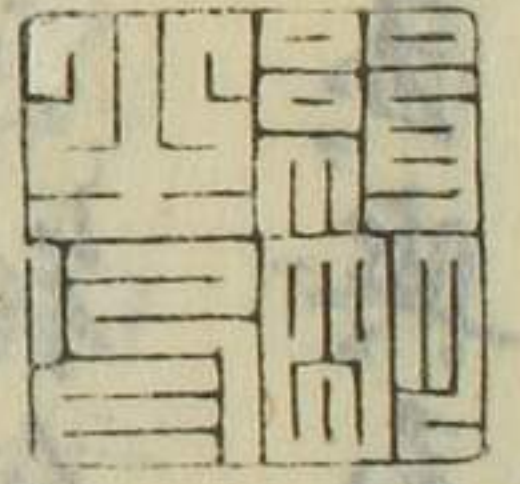
傲子用心引而伸之磨而精之有
以窮夫深切著明之至其廣記備
言之上則史之散庶可漸收歟子
未冠伴讀故

彈去尹八條親在著之以上後仕
水戶候掌彰考館事修史之暇屢加

離討出以見示余以與子同鄉共
官學畧均趣也平素歡甚承其所
論每相投意但不知謂以神志之
在否而卜人君之向背者議竟不
合不合也纒一而合也否是則益
足以見不阿而同也吁子之沒決

七閱星霜矣嘗有序言送余而歸
披以以典城之細余也抵今未自
知堪斷較切玉與否而子之鋒則
埋愈久而淪窮原鏘鏘銷鏘泯不
復起藉以緣論確佛之氣文章穎
發之光時或勃然興閃然動以冲

東南斗牛之躔，七賴有以編也。焉
 爾值其子弟來請序，悼然以書。
 正德壬辰秋，平安三宅緝明梁



身維祿書

保建大記序

保建大記記保元至建久中間三

十餘年事之最大者也臣竊攷觀

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

天下後世者。上世皇祖授璽之初

日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其德

保建大記序

之盛業之大百王歷歷一姓綿綿
可以配日月以要鬼神以視方域
之外而固不待著之歌頌勒之金
石也臣讀保元建久之事一喜失
政不主既如此擅彊不臣亦如此
而無設朵頤神器舐糠大寶者真

爲祖宗本於身之德也一悲綱紀
弛墜之甚政弊因襲之極名爲保
天下而政出外臣者實爲後王不
本於身之過也芻搜遺籍綴緝成
編私逆禍源以論其所由上起後
白河之卽位下終後鳥羽之建久

凡六主三十八年為兩卷宮廷之儀軍國之事雖不能徧舉曲盡而至於治本亂幾關係大體者則亦可觀其略歟

元祿二年己巳六月七日

栗山愿謹序

上保建大記

彈正尹八條親王茂

臣愿言伏以

銀潢分派生鞠

姑射之雲

瑤樹連枝出居

延嘉之邸同樂東平之善

恩賚有加媲美河間之賢譽望藉甚竹

苑設酒醴之席，桂山築琴書之臺。

恭惟

賢王殿下

玄鑒明虛

粹容雍綽，內窮秩敘，外韜輝光，自匪

遇億兆躋壽之曆，安得符五百名

戰五世之期如臣輩應歌頌嘉靖於常

今敢懲愆，版蕩於已往，雖然泰固

土皇易否，命靡於常

聖祖之積慶重暉

神宗之明德盛業，一朝失馭，羣害交臻，爰

迨醞釀

保元閱牆之殃，馴致

平治滔天之禍，自翦天生之羽翼，有甚

於豆萁，安知野心而爪牙不視為

鷓鴣蚌，長鯨恣毒

龍衣沒海西之瀾短狐假威虎府起關

左之嶮何昭穆不秩奈父子無親

既誤

君王居五之初蓋亦

邦家邁九之厄備災孽於帷薄牝雞司晨

輒宗之動兵戈於蕭牆頑童濫職倒置倫

聖師之理尊未冠之

上皇包藏禍胎立無璽之

天子夙聞時繹抱舊史獨慨歎日講月評

擇新編自於邑入侍

左右旁談古今載瞻

漢岳之高深期效涓埃之裨補兩卷

一帙謹黃羅之封全六王卅年親

墨筆之繕寫和煦之曝未必至害

背肩焦爛之桐亦可以調律昆伏

冀事原本末論要始終探索妖源

垂規箴於

聖世詳審亂幾昭鑑戒乎

明時補天未罹揭示

表儀於宗室與邦同瑞光啟

華萼於春秋于續

平臺之廣崇不堪微軀之戰栗臣愿惶

恐稽首稽首謹言



保建大記卷之上

美滿門刻麟牛皇則時以潛鋒栗山愿伯立藏書

保安四年春正月壬午鳥羽天皇立皇子顯仁為皇

太子即日皇太子受禪是為崇德天皇二月丙戌尊

前帝曰太上天皇癸卯天皇行即位禮時五歲白河

法皇決政院中大治四年秋七月癸未法皇崩政事

歸太上皇保延五年夏五月上皇寵姬美福門院生

體仁秋八月立為皇太子永治元年秋八月上皇薨

髮曰法皇冬十二月辛未皇太子受禪是為近衛天



皇癸酉尊前帝曰太上天皇辛卯天皇行卽位禮時
三歲太上皇雅無去位之志法皇欲立美福門院所
生故速禪位上皇以爲詔書應稱皇太子旣而稱皇
太弟上皇駭曰明日審議當否法皇不聽上皇奉書
法皇中使相踵薄暮始傳璽自是二宮不相協久壽
二年秋七月戊辰近衛天皇崩上皇以爲朕當重踐
祚不然重仁親王重仁者上皇第一子也衆亦屬意
美福門院謂上皇呪詛近衛帝故忌重仁勸法皇立
雅仁親王關白忠通亦憇憇之遂立雅仁登祚是爲
居儲宮帝遂從之

後白河天皇時稱四宮微而無聞至是朝野愕然九
月丁卯以皇子守仁爲親王卽日立爲皇太子守仁
幼失恃爲美福門院所鞠是以美福門院謂守仁宜
居儲宮帝遂從之

臣愿曰古之仁人志士每觀史氏所書至其所感
於己心則未嘗不廢書而長吁安知異時不有掩
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近衛帝法皇第八子崩
年僅十七後白河帝於倫次爲四子而長於近衛
帝旣十二年矣昔顯宗以仁賢之讓弟而先兄不

保建元記卷之十一
獲已也。固非常經也。後白河將在所當立耶。應及於崇德之後。而不宜繼於近衛之後。皇嗣至重。天位至貴。天人係焉。法皇不察天倫之敘。衆心所嚮。而決之。宮掖一婦人之言。忠通以大臣。慙懣贊成。以阿順後宮。法皇之過舉。固已大矣。而忠通之罪。亦未知與賴長孰伯仲也。嗚乎。自毀之家。不復能禁人毀之。自伐之邦。不復能禁人伐之。當是時。屢下敕諸道。禁兵士屬源平。可謂知所戒也。而不能秩敘彝倫。規正宮壺。則亦未耳。一朝晏駕。昆弟交

讎。假手外臣。恣毒骨肉。邑虎傅翼。饑鷹飽肉。八柱一傾。四維不張。太覲非望。西滅東起。怯懦萎靡。惟恐不能自托。奚暇問其舊物之有無哉。掩卷垂涕於斯者。何必俟異時之仁人志士而後然哉。

保元元年。秋七月辛丑。法皇崩于鳥羽宮。右衛門權佐藤原惟方。拒上皇。不得入宮。上皇大恚。時左大臣藤原賴長。負才驕慢。與兄關白忠通不善。諂事上皇。上皇亦親信之。一夕密詔賴長曰。以古揆今。非無孝德皇子。而承統者。天智也。非無淳和皇子。而嗣位者。

仁明也。花山先于一條。三條先于後朱雀。朕雖非德。先帝之長子。位忝萬乘。尊居上皇。皇統所繫。非重仁而誰先帝捨之。立匪文匪武之四官。今先帝昇遐。朕舉大事。何憚之有。賴長素欲上皇得志。遂贊成之。

臣愿曰。自兒屋命輔翼天孫。種子命扈從神武。若鎌足若不比等。藤氏世勤王家。至良房弼幼主。基經行廢立。則天子孤立。無復所措手。雖宇多帝大用菅氏。漸收其權。而道真罷黜。藤氏又盛。勇握朝柄。女配宸極。視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

施及童稚。諸臣知不可。而俛首以爲乖忤。相家禍在不測。後三條帝憂懷永圖。相門斂手。及其崩。雖賴通猶嘆以爲邦家不幸也。白河烏羽。亦奉其遺意。雖已去位。猶親機務。然惰淫匪彝。不能以貽謀。孫子悅服。臣庶而忠。通賴長。各逞利心。經營私門。徒欲朱器臺盤之重於天下焉耳。邦家休戚。社稷存亾。安然環視而莫之恤。兄弟相譖。寵辱交軌。卒之致王室陵遲。諸藤亦從而凋瘁矣。可不戒哉。京師流言。上皇集兵東三條殿。帝使下野守源義朝。

收少監物藤原光貞等於東三條殿鞠之。甲辰。以上皇召兵。道路騷擾。敕義朝及檢非違使源義康警衛禁內。遣檢非違使平基盛源季實平維繁平實俊藤原資經于近畿諸路捕兵士齎甲入京師者。乙巳。基盛獲源親治于宇治路。繫之西獄。

臣愿曰。王室華萼。一旦相鬪。帝也。院也。體元繼世。皆我所天。豈如舉義構亂。正偽相判乎。欲審進止之義。正向背之道。則將奚擇。院雖兄。去位久矣。帝雖弟。當今天子。馭寓踰年。未有失德。院之構兵。其

何名邪。當是時。宜以躬擁三器爲正。古昔三器。通謂之璽。璽信也。皇祖授璽持寶鏡曰。吾兒視此。當猶視吾。又曰。莫思爾祖。吾在鏡中。又曰。如八坂瓊之妙。如白銅鏡之明。且提神劍。平天下。神武建都。橿原奉安三物。親祭。匪懈以爲祖先之神。以爲天位之信。又以爲修己之具。又以爲馭天下之器。至崇神。別模鏡劍爲護身璽。世世相承。而莫之改也。如天德長久之火。神鏡壽永之失。寶劍世變固旣大。而至元曆無璽而卽位。則其變不可勝言。當時

藤原兼實區區恐開禍端。而其裔良基。至有以臣
爲神璽。尊氏爲寶劍之言焉。雖然。護身之靈器。鎮
宇之神物。萬世公議。終不容僞主亂真。闡位度正。
則世道雖夷。王風雖降。而三璽之尊自若矣。若夫
秦以帝印爲璽。漢因爲傳國之物。則與周禮之璽
節。左氏之璽書。固無異。而至秦惟天子稱璽。而臣
下不得稱耳。豈可與吾邦百王授受三種統一之
道器同年而語哉。故至以躬擁三器爲我真主。則
臣要賈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其人而不惑。或以

爲晉納蒯賸。孔子不爲衛院。固得罪於父。帝亦以
弟拒兄。不唯院不可與也。帝亦不可從焉。曰孔子
不助。蓋不仕也。既食焉者。不得避其難。子路是已。
當是時。天下仕者。孰不任王官。食王土。而避王難。
身不之踐。恬然言吾王不能爲夷齊可乎。

先是上皇在鳥羽宮。鳥羽帝崩七日。修法會於田中
殿。上皇不臨。至是將出宮。參議藤原教長諫之不聽。
託言齋院行啟。入居白河前齋院第。移據北殿。帝使
平信兼要賴長於櫃川。賴長間道入白河。帝告急美

福門院門院矯遺詔召安藝守平清盛警衛禁內。

臣愿曰平清盛母乃重仁親王乳母也鳥羽帝遺詔將士而獨不及清盛蓋疑之也而清盛應女院之召不與上皇異圖比之源爲義明暗果爲如何或謂清盛忍乎重仁將何所不忍曰王法先義而不先情論公而不論私猶衡平鑑明也未來不迎既往不追視向善之方開改過之道是以雖妍媸不可逃輕重不可差而無敢怨之者如夫保元應召女院平治脫帝賊中皆清盛之功以其後來之

罪惡絀今日之忠勳豈王之大法哉。

上皇遣教長召源義朝父前檢非違使爲義爲義辭曰上以臣義家之後爲知兵者耶然臣之壯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嚮禱男山神告凶又家藏八甲夢爲焱風所吹飄臣意甚惡之教長曰夢固無常定故曰夢幻泡影況身爲武將說感夢拘忌我不敢奏宜親至宮辭之爲義言屈率子賴賢賴仲爲成爲朝爲仲至上皇宮。

臣愿曰上皇至讚岐帝使人檢書庫有一匣帝發

休疑大計卷之七
七
視之。乃感夢記也。屢夢重祚。每夢必禱。上皇之夢。猶梁武乙卯之夢。其構兵未必不為夢所誤也。既不能安命。甲兵之務。雖吉夢累巨萬。祥其可保乎。源為義不克。力陳大義。以諭教長。徒辭以晝寢。夜寐之所髣彿。所以一為教長所屈。不能復對也。雖自知。歿于是役。分鎧胄於諸子。而於義何所補也。蓋心之為物。靈明洞徹。雖熟寐久臥。有未嘗與體氣昏息者。故平生動思。皆以成夢耳。至其性定氣靜。非復若常人昏夢雜擾情狀千萬也。如夫賴之

得鄉導。獲良弼。一心純實。與天無間。而思念所感。精誠所格。又豈偶然也哉。其妄信者。往往為之所誤。如上皇梁武。其多疑者。并神武高宗之事。為出假託。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此亦可見矣。

為義陳策曰。兵悉從義朝。臣所率特寡。拒敵於此。非謀也。非據宇治。撤橋則背。甲賀山。俟坂東兵。兵若不至。則乘輿幸關東耳。賴長不從。上皇使平忠正。源賴憲為義為朝。平家弘分守四門。賴長議戰略為朝進。曰。臣久在鎮西。威伏九國。大戰二十餘。小戰無數。利

在夜出不意。臣請今夜襲高松殿。放火三面。要之一方。縱兄義朝善戰。臣一射斃之。平清盛等弱手緩箭。直用鎧。裹披拂耳。乃取鳳輦。從此地奉陛下於禁內。則東方未明。事已定矣。辭氣悍烈。無所回避。賴長白。兩帝爭國。當張堂堂之陣。豈同邸巷私鬪哉。今兵未集。應待明日。興福寺僧徒必來會。為朝退曰。阿兄有略。今夜必襲我。吾屬為虜耳。奚暇。明日用吉野法師。與奈良大眾哉。

臣愿曰。寡不可以敵衆也。小不可以勝大也。不可

勝。不可敵者。常勢也。其敵其勝。奇也。故善之者。出奇無窮。不論小與大。寡與衆也。且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而多多益辨者。韓信而已。趙括之於白起。王尋之於世祖。曹操苻堅之於周瑜謝玄。皆足以為兵多之戒也。源為朝。膽勇明決。可謂善制奇者也。蓋賴長改志悔過。過兵講和。策之上也。既不能然。任之為義。付之為朝。猶未失策之中下也。居然受敵。宮門非所謂無策者乎。庚戌。以高松殿湫隘。遷御東三條殿。帝親抱璽御腰。

輿關白忠通以下文武諸臣扈從黎明義朝清盛已下諸將攻白河殿乘暗鼓譟兵勢甚熾爲朝等防戰不決義朝奏宜以火攻制可因縱火上風煙焰掩宮諸將膽落無敢格者平家弘平光弘馳入殿門呼曰敵衆我寡加以火助勢我軍不可復戰乘輿當速出宮上皇倉皇上馬而不勝騎藏人平信實重騎扶掖賴長中流失歿

臣愿曰當時號爲經濟之學者賴長信西也賴長亦每笑忠通善書好歌詩曰小枝曲藝非經邦之

要其自言如此然信西深沈確實施諸政事足以見其用也賴長經傳雖極其精徒章句之末也已史子雖務其多徒記誦之陋也已將以辨博睥睨一世也苟比同之信西可乎但其視利忘義先私遺公齷齪自用不知大體則無異也所以俱取禍敗也而信西雖不能保首領猶不失其爲臣賴長直賊耳追崇之治承廟祀之元曆豈非幸之甚哉上皇至如意山爲義家弘光弘季能等從焉山路嶮艱下馬徒步上皇不習行步荆石刺足泥血交流絕

保建大記卷之十一
而復蘇。謂諸將曰：禍朕自取，汝輩無罪。當速出降。朕神耗力屈，不得復行。追兵至，乞降耳。諸將泣曰：臣等以死終始。上皇曰：從者多在後，禍不貲。諸將嗚咽去。惟家弘、光弘不肯去，扶持下谷，折樹蔭庇。昏暮，家弘父子遞負上皇出京師。無敢舍匿者。深夜入智足院僧坊，得湯粥進之。翌日，上皇薙髮，至仁和寺，覺性法親主不內聞之。帝遣式部大夫源重成守之。尋徙于讚岐，重成防衛。過鳥羽，欲拜辭山陵，重成不奉命。臣愿曰：帝既無菟道顯宗之讓，而上皇亦乏仁德。

仁賢之德，以母兄之親，太上之尊，欲託躬於叢林山野，猶不可得也。可勝嘆哉！蓋桓武遷都以降，廢天子有焉。未聞流天子也。至是禍門一開，因襲為例。承久元弘，陪臣之處，天子每常遷之。荒陬僻海，而後已。夫上皇構亂，召兵醞釀，積鬱既已，如彼則六軍一敗，髡髮乞降，非悔非改過也。非勢窮力屈也，徒畏死耳。其不知恥亦甚哉。

以信西謀，陽定反人，竄流叛徒，以為免死教長已下。祝髮為僧者多，為義忠正亦出降。忠正者清盛叔父。

也。清盛以爲我殺之，則義朝勢應殺父，遂誅忠正義朝。固丐減爲義，死帝果怒曰：兄弟之子猶子，清盛已誅忠正義朝，何辭誅爲義？義朝遂使鎌田正清殺爲義。

臣愿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在致死也。已。義朝當勤主之日，不得不抗父，寧爲歐血之趙苞，而不可爲指心之徐庶。禍亂旣平，其父歸我，豈有其子從而殺之之道哉？雖方君命與俱就鼎鑊，可也。源賴朝之舉兵，捕伊東祐親，將賞子祐清，祐清辭曰：

父囚，子賞，非所聞也。臣冀屬平氏時，義之蓋邦將廢正氣，萎墮人心，遺道所以保元之政，子不能庇父也。家將興，正氣滂沛，人心重義，所以賴朝之起，子不敢叛父也。源親房曰：子或兇悖，父得而殺之，石碯是也。父雖無道，子得而殺之，未之聞也。名教之不振，皇道之所以淪墜，義朝不足言。信西執政事，所令如此。王室欲張而不可得也。

戊午，斬家弘已下。子弟黨與七十餘人，弘仁誅藤原仲成後，三百四十餘年。幾致刑措，至是廷議以爲歎。

刑久廢。不當行之。諒闇信西竊奏曰。非悉誅之。恐生後患。故子弟黨與。一無宥赦。時以爲淫刑。庚申。詔遣左史生中原師。信于南都。發驗賴長墓。詔僧寬曉使重仁親王。鬻髮癸亥。詔遠流賴長子兼長。師長隆長已下十三人。惟前關白忠實。以忠通保護。乃免。

臣愿曰。種子命上中臣。被之後。上宮太子作憲法。不比等著律令。而格式之書。相繼成編。於弘仁貞觀延喜之間。上尊重名器。下砥厲廉恥。刑不上士大夫。辱靡至大臣。雖仁愛過厚之極。不能無萎靡

姑息之弊。而比之繫相於獄。斬將於市之殘忍慘酷。則厚薄仁暴。豈帝霄壤哉。當是時。誅反側子。人以其爲淫刑者。其言出于過厚之餘。亦可見焉。蓋信西博覽。或通申韓刑名之術。將以張威柄。而懲後人也。非敢擅殺戮也。然佯定竄流。實處死刑。烏在王者至誠太公之政哉。何以保無後禍也。

八月。法皇抵讚岐松山。造宮直島。後徙志度。鼓岡。窮居僻遠。居常不聊。親刺血書五部大乘經。二年而成。平治元年春。送之。覺性法親王請藏安樂壽院。覺性。

及忠通爲奏請帝不許而還之法皇怒口叔姪交兵兄弟相仇自古有之朕爲懺悔親書佛經特修冥福非爲今生而今且不許藏之乃齧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迴向惡道自是不鬚髮剪爪衣舊褐戴長巾切齒瞋目慘悴骨立長寬二年秋八月己卯崩于志度年四十六崩後亂逆相繼世以爲所祟敕建廟春日河原日粟田宮每歲八月奉祀

戶愿曰友其兄篤其慶周所以興也天之報施其

亦明矣帝之於兄惟恐除之不亟屏之不遠一人不相容亦已甚矣空乎恩不被民庶也赫赫廟堂以禍亂付所祟臣未知其說也後世論禍源者往往歸罪美福門院璋子鳥羽帝之女御而崇德帝色最淫待賢門院璋子鳥羽帝之女御而崇德帝之母也白河帝鍾愛璋子其間有詩所謂不可道者鳥羽帝亦知崇德非己子也故鳥羽不慈於崇德雖由婦言之聽而白河之亂倫實所由而基也後世淫惰爲風牀第不修不至上烝下淫穢黷彝

倫則幸焉耳。豈足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篋之輝乎。雖然，風化原于宮掖，治教端于闈闈。人君豈可不鑒乎古今，以知所戒哉。

冬十月戊午，復記錄所參決庶務。是歲，赦五畿七道，造大內。二年冬十月，大內成，徙御焉。

臣愿曰：凡有邦家者，儀制雖備，宮室雖嚴，而不能務乎自修，強於德教，則譬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也。故有神武畏日之敬，而後可以底平定；有仁德卑宮之儉，而後可以致富庶。有醍醐脫御衣之仁，後三條拜北斗之孝，而後可以制格式，均并斗，置記錄，所帝之任信。西勵治如此，而變生肘腋，血流禁署，豈非不修德之過乎。

血氣衰弱... 未聞... 之...

保建大記卷之下



保元三年。秋八月戊戌。天皇傳位于皇太子。是為二
 條天皇。甲辰。尊前帝曰太上天皇。冬十二月丙午。行
 即位禮。初信西明鍊庶務。鑒達治體。洽聞富才。廷臣
 無出其右。前帝特倚信之。朝廷大事。莫不由出。信西
 亦以為己任。帝即位。親重如故。而權中納言藤原信
 賴為上皇所寵。稍預政。請任近衛大將。上皇將許之。
 信西諫曰。大將重任也。雖相家子弟。不敢輕與。況信

保建大記卷之下

信西傳圖安祿山僭奢之狀上之上皇未悟信賴聞之不安稱疾不出時太宰大貳平清盛結姻信西勢位踰源義朝義朝鬱鬱不樂信賴因結爲黨平治元年冬十二月清盛詣熊野己未白虹貫日信賴與大納言藤原經宗右近衛中將藤原成親檢非違使別當藤原惟方及義朝等反率兵夜圍上皇於三條殿放火燒宮殺傷狼藉幽上皇於一品御書所遷帝於黑戶御所自爲大臣大將以義朝爲播磨守

臣愿曰後世人主禁中與居婦女也嬖幸也庸人邪人也平治之厲雖承于保元而職由信賴矣嗚乎男寵之害舊矣然未聞召禍如此之慘也孝謙之廢皇太子以私通侍童彼其淫穢放縱顧不啻此也則其廢責之詔蓋欲以構成其罪者而若信賴寵滿志驕以庸劣逞凶邪上皇坐受之幽辱而不察信西所謂反臣在側而不知忠臣諫之而不悟者豈不爲之發也乎

信西素善天文推步當白虹貫日入奏會上皇御宴

不得面陳。因告官人曰：將有變，速避之。直奔南都。踰信樂山，又見星變，謂我不免，乃生埋土中。信賴遣前出雲守源光保索而獲之，斬首梟京師。信西姓藤原名通憲，任日向守，鬚髮號圓空，後改信西。其妻上皇之乳母也。諸子皆布列顯要。源義朝嘗求婚，信西信西報曰：我子學生，汝所得而婿乎？遂與平清盛約納其女義朝衛之。

臣愿曰：當時小說有言，信西對梳水視面，自相之，知不得死相者，亦告以不終，因教免禍之方，曰為

僧念佛耳。信西為鬚髮甚矣，安傳之難信也。若其如此，方且捨身事佛之不暇，而何必號黑衣之相。擬安城之公，而口銜天語，手握王爵，之為信西，嘗告賴長曰：我才而不庸，所以遁世，可以見髮，緇因于悲憤，而又安知其書紙障。吳桐何日，遇知音，亦非憚時生感，遇事與悲，不得已，而托歌詩以自寫其苦心歟。是以一旦被柄，用奮然以邦家為己任。造大內，復記錄所，與內宴相撲，儀禁道路，執兵止狗，金神方忌，保元之治，有可觀焉，惜乎。徒知義朝

非己之類而不復知清盛亦非己之類也徒知諫
信賴任太將非所以保其身而不復知使其子居
顯官美職亦非所以保其身也庸人常明於所公
智者多暗于所私豈特信西也哉

平清盛聞變自熊野還竊遣非藏人藤原尹明於大
內爲奉迎謀藤原經宗藤原惟方亦悔黨賊勸帝出
宮乙亥帝爲婦人救出藻壁門尹明奉劔瓊載御車
左衛門佐平重盛等迎駕于路入六波羅百官諸司
相繼而湊中納言源師仲奉神鏡出上皇亦變服御

駕幸仁和寺

丙子帝使重盛討信賴義朝戰于六條河原大敗之
義朝東走信賴竊至仁和寺求哀上皇上皇爲手書
請其死帝不聽丁丑信賴伏誅悉捕其黨戊寅賞清
盛重盛等功授官進爵有差褫反黨七十餘人官職
流信西子十二人時謂信西諸子處流出經宗惟方
之所爲

臣愿曰當邦家無事上之人欲振興廢墜以文飾
昇平則搢紳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必鑑戒古今

有所退省而至得其志。傲慢奢侈不能保終。當天
下有事。則介冑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奮搏迅鷲。
以務乎自效。而放橫不法。無復所忌憚。其始乎忠
功以起身。而終乎凶悖。以亾家者。往往是矣。是時
車駕幸清盛家。攝關公卿奔走其門。挾天子以令
將士。所忌義朝。舉族伏誅。功名無復比肩。武臣威
望之盛。源平以來。蔑有也。安知異日將相之權。不
既根于此歟。又安知異日赤族之禍。亦不已原于
此歟。

永曆元年春正月癸未。內海莊司平忠致誅源義朝
及鎌田正清。正清乃忠致之婿也。乙酉。函送義朝首
於京師。

臣愿曰。虓虎投窞。誰不快乎。殺之也。窮鳥入懷。誰
不惻乎。放之也。有罪與無罪也。自古逆賊。世有而
未有。義朝也。蓋忍乎弟。有焉。忍乎子也。甚矣。忍乎
子。有焉。忍乎父。亦既酷矣。既忍乎父。又將以忍乎
君也。雖忠致不忍乎誅。而天下將忍而誅焉。世以
惡淨海之甚。而至義朝。則不之罪。反曰忠致源氏。

世臣弒其君義朝故逮賴朝復仇無遺族名義之不明也其如此夫可以為長太息也夫忠致高望王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大江匡房歷舉一條帝得人以平致賴列源賴光之上賴光者義朝之先而忠致乃致賴之胄也世系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臣聞其為邦誅賊未聞為下弒上也若謂之忍殺投我之窮鳥則似也而義朝乃食人之虎執之者無禁而阱之者有功今將不惡噬人而惡為之阱不亦悖乎自源賴朝之後稱呼名號既已亂

而稗官小說從而錄之是非之淆真好惡之相反豈特此也哉

二月尾張守平賴盛使家士平宗清虜送源賴朝於六波羅囚之宗清待甚厚謂平清盛後母池尼曰囚人容止肖故右馬助右馬助者池尼所生先歿故尼感傷不堪宗清密告賴朝曰郎君欲免吾為請之賴朝曰父祖弟兄皆亾矣唯有我在無復意人世冀為僧爾宗清至尼許懇以賴朝之意尼為使重盛乞之清盛清盛不宥尼泣且怨曰我為之寢食失

常命亦不久矣。若故殿猶在，豈悔吾言至於斯乎。重盛與賴盛再告清盛，清盛不得已赦之，遂流伊豆。

臣愿曰：義朝火白河殿，功非不多也，而恩之菲，父不得保，所以激成平治之亂也。信西與清盛咸有罪矣。嗚乎！句踐餘兵可以興越，楚雖三戶足以亡秦。賴朝當平氏全盛，收義舊於餘燼，揭竿為旗，飾馱為騎，走之富士川，鏖之礪竝山，敗之篠原，破之一谷，殄滅之屋島，壇浦豈徒人力蓋天亾之也。故以為滅平氏者平氏也，蛭島流人岐岨孤兒與鞍。

馬之小冠者何能為乎。世以池尼故為遺後患者，非通論也。

藤原經宗帝之外舅也。藤原惟方母帝之乳母也。謂帝曰：上當親政事，不宜使上皇知焉。上皇素惡經宗，惟方聞之發怒，召平清盛曰：朕之安危係彼二人，汝為朕甘心，清盛捕之，將殺。前關白忠通請滅，死流經宗于阿波。惟方于長門，清盛自是得擅威福。

臣愿曰：甚矣世多姦而人多術，一邪之起，眾狡乘之，欲賣彼顯然之邪，以成我隱然之姦也。蓋一邪

之欲有厭而衆狡之禍不測信賴一庸人也已所
希不過將於禁衛也經宗惟方固稱多智其意將
謂我帝之舅也我帝之乳母子也我徒可執政耳
信西何爲者圓首方袍翫邦家于股掌也其志將
以勦除信西而歸罪信賴因斃信賴併及上皇也
夫信賴之逆雖三尺童子猶知其敗一人之智豈
不知其終不可依賴而當其起事信賴曰上皇可
幽二人亦曰可幽信賴曰大將可任二人亦曰可
任踳躬戢翼瞿瞿僕僕若不敢爲崖異也信西旣

瞑清盛還京則翻然如改志易慮驟擁天子歸六
波羅始也讒黜信西之兒終也離間二聖之歡天
子已以其親于已而不之察也百察又以其功于
邦而不之罪也其隱然不測之志於是成矣嗟夫
螳捕蟬而雀伺螳不知有清盛者擁丸挾彈以擬
其後也姦人亦可以戒夫雖然一人者猶在則清
盛不得專朝二人者之竄也固二人者所自取而
豈直二人者之禍也亦王室之不幸矣

永萬元年夏六月壬寅天皇不豫太漸皇太子順仁

保建大記卷之十
受禪是爲六條天皇尊前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秋
七月甲戌天皇行卽位禮乙亥新院崩年二十三時
平清盛勢威日盛上皇厭之葬二條天皇諸寺會葬
興福寺延曆寺爭班生隙西延曆寺僧擐甲燒清
水寺京師訛言上皇令僧討清盛清盛子弟會六波
羅聚兵自衛廷議使諸將士衛護禁中上皇幸清盛
第親諭之清盛稱疾不見

臣愿曰二條帝在位政事一詢關白不欲使上皇
知之時有帝長于政而短于孝之譏以故二宮不

協每多猜忌終帝之世上皇甚親倚清盛帝崩上
皇專決機務廢立與奪惟意所欲而清盛以積威
弄朝權子弟居職家僕滿班食邑幾踰大下之半
嗚乎人道之變莫大于父子生隙也此保元之兵
所由而起殷監亦不遠矣而上皇乃賴清盛之勢
與時王相陵壓至不可制無復奈何何異求旣覆
之車躬駕而騁其轍也豈亦得不傾且覆哉不孝
乎親不慈乎子而仁乎民臣未之聞也帝長乎政
可知也已

仁安元年冬十月庚辰以憲仁親王爲皇太子憲仁
上皇第五子於帝叔父帝年三歲而太
六歲時人
笑之十一月以權大納言平清盛爲內
八臣二年春
二月爲太政大臣明年辭官薙髮更號
伊海
三年春二月壬子天皇讓位皇太子是爲高倉天皇
辛酉尊前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未冠之上皇自古
無有二月壬午天皇行卽位禮安元二年秋七月庚申新
院崩年十三

臣願曰昔葛野進奏曰國家之法神世以來子孫

相承以襲天位若兄弟相及則亂由是起蓋有邦
者當慎祖訓明名分以定民志杜窺覷也故立君
必定於一種而君臣之分嚴矣故源融雖賢不得
承統也立子必定於正嫡而嫡庶之分明矣故甕
坂忍熊雖長不有天下也所謂植遺腹朝委裘而
天下不亂分定故也今叔以姪爲父少以長爲子
則父不父而子不子也何以防臣之不臣也是故
赫赫邦則重父子相紹所以嚴君臣也

嘉應元年夏六月壬寅上皇薙髮曰法皇承安元年

冬十二月丙寅以前大政大臣淨海女德子爲女御。
二年春二月己酉冊爲中宮。是歲宋明州刺史上書
獻物稱謂無禮。大外記清原賴業以爲宜卻。法皇不
聽。

臣愿曰華夷何常之有。華而用夷禮則夷也。夷而
進於華則華之。古之制也。聊嘗論之。天地者天根
之凝聚于中也。天乃地氣之游環于外也。天地之
間何往而不中。又何往而不天。下故彼此皆自稱
曰中國。蓋對外國之通稱。而固非言此土在堪輿

之正中也。至其或爲神州或爲神國。且海內爲天
下。而外爲夷爲蕃。則雖俱非九九總域之通言。亦
各國自稱彼此無相害。是以淡海公奉敕撰職員
掌遠人謂之玄蕃。萬多親王區別姓氏。秦漢之裔
收之諸蕃。源親房亦曰彼以我爲東夷。猶我以彼
爲西蕃也。近學墮乎市井。文不振乎措紳。惜乎舊
典而不之顧。或呼元明爲中華。自稱爲東夷。殆幾
乎外視萬世父母之邦。而無蔑自上憲令之著矣。
昔隋主贈書曰。皇帝恭問倭皇。廷臣猶疑其無禮。

況以一州刺史上書失儀乎。當從賴業之議而納信報答非所以示國體於遐邇也。

權大納言藤原成親北面藤原師光有寵於法皇師光鬚髮改名西光。治承元年夏五月以西光讒流延曆寺座主明雲僧徒奪之路事寢不問。初成親怙恩望爲近衛大將。淨海超授子宗盛成親忿懣與藏人源行綱檢非違使平康賴西光等圖滅淨海數會議法勝寺執行後寬鹿谷別莊法皇亦將臨之僧靜憲諫而止。旣行綱告之淨海淨海殺西光流成親於備

前將幽法皇於烏羽以平重盛切諫而止。從是法皇與淨海大作猜隙。三年秋七月重盛薨冬十一月淨海積怨法皇率兵入京師法皇憂懼諭以不復與政事淨海不釋罷關白基房奪太政大臣師長權大納言源資賢以下親近法皇者二十九人官職遂貶基房爲太宰權帥流師長于尾張幽法皇於烏羽。

四年春二月癸卯大皇讓位於皇太子言仁是爲安德天皇尊前帝曰太上天皇四月甲辰天皇行卽位禮時年二歲上皇仁孝自法皇幽厄悲惻成疾夏五

月丙寅。法皇第二子以仁王。以法皇被幽。諸平恣橫。與從三位源賴政起兵。謀除淨海。下令旨於諸國園城寺。與福寺僧徒皆應之。初。賴政有怨淨海。激以仁王曰。法皇幽辱。王忍坐視乎。遂勸以與諸源戮力。誅淨海。奉王皇位。以仁王使散位宗信作令旨。既而謀漏朝議。流以仁王於土左。法皇聞之。大憂。至是。朝廷遣兵圍以仁王高倉邸。以仁王奔園城寺。丁丑。遣藏人頭平重衡。右近衛權少將平維盛等擊之。戰于宇治。以仁王賴政敗歿。

臣愿曰。以仁王之徵兵也。今日即位行賞。每讀之。未嘗不悵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賴政有韓袁上號之請。而王宜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何以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舉朝無識。柄用太過。專務鴟張。輕蔑王家。終幽閉法皇。脅迫上皇。貶斥丞相大臣。以擁立外孫。襁褓之孺。于罪惡貫盈。弒逆且且。當是時。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內向者。而王欲以邃宮。軟質。灑血投袂。

鼓舞緇徒罪隸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成而大義既已伸天下豪傑賴以起義旗賴以奮扶皇家之將顛出法皇于幽厄果誰功也義仲欲立北陸宮正以此也王豈無功哉

夏六月癸未淨海遷都福原車駕發京師幽法皇於新都秋八月伊豆流人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起兵九月源義仲起兵信濃冬十一月辛未淨海奉帝及法皇上皇還舊都十二月法皇徙平賴盛第與上皇同居淨海不復禁近臣出入請復聽政事且以美濃讚

岐自奉法皇許之

養和元年春正月辛酉上皇崩于池殿年二十一閏二月淨海薨先是源義仲戰屢破平氏壽永二年秋七月進據延曆寺法皇夜出宮密幸延曆寺公卿繼至平宗盛挾帝及神器奔西國義仲源行家等入京師法皇以京師無主卜決之八月壬子立高倉天皇第四子尊成爲法皇之太子即日踐祚是爲後鳥羽天皇時年四歲踐祚無神器古所無也九月遣參議藤原修範于

伊勢告立天皇于大神宮。

臣愿曰。世謂壽永立主京師。既權變之宜。而延元預製偽器。又方略之得也。臣以爲不然。法皇不思祖訓所由。邦典所原。擇天子於嬰祿之中。而踐寶祚於無璽之日。此無神器也。寧待平氏顛敗。而嘆之沈沒哉。後醍醐不能推至誠。以任威靈。區區辛勤。製爲偽器。此淆神器也。豈須南北紛爭。而辨之正僞哉。古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天聰蔽而神鏡災。乾剛闕而寶劍失。嗟乎。天命常原於人事。妖災

必由己而起。容不謹哉。

辛巳。法皇命源義仲討平氏。冬十月庚子。復源賴朝位。十一月。先是義仲掠法皇莊園。縱士卒侵牟良民。至是車駕幸法住寺。殿徵延曆寺園城寺僧。備義仲橫暴。義仲犯法住寺殿。縱火燒殿。殺傷百餘人。帝幸閑院。法皇遷攝政基通。十二月。法皇賜義仲平氏故地八十餘所。義仲請院宣討賴朝。法皇畏逼。不得已許之。

三年。

後鳥羽元曆元年。

春正月甲辰。以源義仲爲征夷大將。

軍

臣愿曰。法皇於義仲無請而不聽。苟不為此。至於
亾身。然存亾在天。可否在己。悖道苟免。則非盡己
順天者也。賴朝不怒乎。賜院宜於義仲而懟乎。賜
義經何哉。方諸平未滅。闔域雄視也。將以推尊王
室。攬天下之心。所以不得怒乎。賜義仲詔也。至外
患既除。威福在己。則所惡唯名分耳。將以揚朝廷
之非。而掩己之罪。託於正。以售不正。所以義經謀
己公然。怨怒不敢入朝也。義仲驚悍無足道者。反

復時勢。湊會事情。則賴朝之詐術。亦不得逃於千
載下。

先是源賴朝遣弟範賴義經將兵入討源義仲。庚戌
戰于宇治。勢多大破之。義仲伏誅。丙辰。敕賴朝討平
宗盛。二月丙寅。範賴義經大破平氏於一谷。秋七月
甲寅。行即位禮。九月壬子。範賴破平行。盛於備前兒
島。

四年。後鳥羽文。春二月壬申。源義經破平氏於八島。

三月丁未。大破之。壇浦虜平宗盛等。宮人抱天皇入

海崩年八歲。二位禪尼取劔瓊自沒海。軍士入御船。開神鏡。雙目頓眩。義經獲鏡瓊。徧索寶劔於海。不得。夏四月。鏡瓊入京師。以書御座。劔擬寶劔。

源義經之在西海。頗不循兄賴朝節度。梶原景時因譖之。賴朝不聽。入鎌倉。會源行家謀滅賴朝。義經附結之。冬十月。至法皇宮。迫請追討。賴朝之詔。辭氣不遜。勢將挾朝家。奔鎮西。法皇不得已。下院宣討賴朝。賴朝遣將士擊義經。義經出奔。賴朝怨法皇。不肖。八朝十一月。法皇遣使鎌倉。告不與天下之事。且敕諸

國捕行家義經。

臣愿曰。當義經請追討。敕法皇。俾人問藤原兼實。兼實因奏曰。追討。救不當用之。無罪之人。宜救。賴朝曰。義經有罪。則當致鎌倉而誅之。不宜騷擾京師也。然義經於卿功固大矣。罪安在。速奏之。若賴朝不奉詔。則處之違救。以聲其罪。如此言順。名正。不然。弟討兄王師。誅無罪也。兼實之議。不曲折著明乎。法皇不能悖信義。以持邦家。徇利食言。曾莫之恥。使賴朝肆其不臣。無所忌憚。邦之大綱墜矣。

其後後鳥羽討北條賊陷京師則復授其官賊請
敕擊勤王諸將則隨從其言匹夫重然諾且不爲
也況王言乎朝以誅之暮以賞之天下萬姓何所
仰止也將以撥亂而適足以長亂悲哉

前因播守大江廣元告源賴朝曰世道澆季叛逆未
殄公雖鎮東道而諸道不必用命屢役兵諸道乃兵
疲邦費耳不如國衙莊園補守護地頭因以制天下
賴朝深善之遣北條時政於京師奏請諸國置守護
地頭以追捕盜賊常賦之外每畝課兵糧十二月致

書右大臣藤原兼實怨法皇以義經補九國地頭行
家補四國地頭且告所請在爲邦制賊而非私于己
法皇悉從所請

臣愿曰平治已降王室不靖當高倉安德之間上
之君王遭幽下之元元塗炭賴朝攘一臂而天下
響應救蒼生於溺援神器於危上下感受其賜微
管仲誰保社之不左也而其巧譎百端束縛馳驟
遂擅兵馬之權殆擬端拱之重使天下後世惟知
有作殺作生之斧鉞不復知有賜爵授官之袞冕

何疑九請錄之下
焉。於是賴朝之功，不得以掩其罪矣。恭惟我邦之古，天子輔相燮理陰陽而已，尊崇祭祀而已，種子天富，主祀輔政，神八井耳，為忘人弼政，所謂祭政惟一，正謂此也。如經營遠邇，柔懷黎黔，蓋申食國政，大夫之所掌也。夏考于上世，伊尹諾尊，左持白銅鏡，生大日靈尊，光華明靈，照徹六合，遂授以天位，照臨下土，人君之象也。右持白銅鏡，生月弓尊，其德亞日，遂輔彌天位，配日臨下，大臣之象也。既而迴管顧，眇生素彗，鳴尊遂降於天，裁成下土，後

世武將鎮撫之象也。事代主將八萬四千，彥狹島都督十五國，源平世為將帥，雖時有廢置，勢有強弱，而其翼戴皇化，鎮制遐方，自古洎今，有規模相似，然因襲之久，慣習之熟，不能無尾大難掉之弊。故以大已貴之賢，而不能速應命也。以鳥羽帝之威，不能禁武士屬源平也。然則賴朝開府鎌倉，鎮馭諸道，猶大已貴摧伏強暴，經營天下也。但朝廷無植劍宣詔之臣，故其權得以傳之世世焉耳。夫廢興天也，隆替時也。苟有志于復古，則必修其本。

以服其心耳。徒屑屑于甲兵之末，而欲驟成其功者，猶決堤塞流，積薪禦焚，非徒無益而又損之。若後鳥羽，若後醍醐，非無志，非無功，然或撲之不滅，而愈熾，或芟之僅平，而復大茂，何也？蓋亦未修其本也。臣聞之：人君能律身慎德，則天下人心不期服而自服，不期畏而自畏。人心所畏服，天命從而歸焉。天命所歸，孰能禦之？為人君者，其可不致思於此哉。

文治三年夏四月甲午，奉諡養和天皇曰安德天皇。

臣愿曰：天皇之號，古有議所定也。臣竊以為正同春秋王必稱天，萬世不易之大法，而遠出秦漢已下。帝皇竝稱，誇大無義，尊號之上也。夫皇而稱天也，其所居者天位也，所治者天職也，所賞乃天命而所刑乃天討也，尊固無二焉，而道莫弗公也。自宇多帝停諡，朱雀帝停皇號，上皇太后以寺院自居焉，不啻宗孝言所謂蓮府化梵宮也。闕大典損國體，莫大焉。源親房以為非臣子之道者當矣。近世諡曰天皇，僅安德焉耳。然江匡房之撰傳，藤通

仙苑不詳卷之一
憲之著史。雖後世天子稱以天皇，而不以院。其亦有說矣。臣豈不得而據之乎。

本七年百廿五
建久元年冬十一月丁巳。源賴朝入朝。屢謁法皇。陳誠款。朝野稱之。三年春三月乙酉。法皇崩。年六十六。臣愿曰。或疑是書。應止賴朝總追捕使。曰。後白河亂世之主也。以賴四宮。遽繼大統。擁立五帝。黜陟從心。政事不為不久。享年不為不永。而播遷拘幽。幾至亾邦。何也。大倫不明。而紀綱不振。兵權不分。而威福下移。舉本朝上下二千三百餘年之變集。

在位在院三十八年之間。雖曰天運。蓋亦人事。嗚乎。邦家艱乎清盛。危乎義仲。安乎賴朝。以微乎賴朝。蓋危邦之臣。罪非不巨也。邦而被危。其無制甚矣。蔑君之臣。惡非不著也。君而見蔑。其失道大矣。使爲人上者。照明如日月。誠確如金石。則罔兩。龍於震霆。螢燭滅於大陽。雖列百邪於廷內。且不敢能逞。么麼眩小技。以蔽聰明。移心志也。使爲人上者。孝友積乎內。慈仁彰乎外。則彗孛化爲景瑞。鴟梟變爲鸞鳳。雖有窮凶極惡。挾材任數之人。方且

陳力奉命之不暇。何毒流天下。延來世之有故。後
王欲端澄本源。則豈徒切齒莽卓。以懲于凶逆哉。
必能流涕桓靈。而勉乎自修矣。此書終是。豈可已
哉。

保建大記卷之下

終

宋理宗臨軒策士。得文丞相考
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如龜
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潛鋒栗君之修。保建大記而上
故。彈正尹八條親王也。古誼忠
肝。世宜有知之者。雖遭遇之殊。

塗ラ小大之不侔カク而士君子憂世
濟時之志無以異也。既而君來
仕水藩。西山公暨龍作公知其
能而優待之。時觀瀾宅君同在
史局相得驩甚。屢將此書折衷
討論。宅君服其精確而神器之

議終不能協。亦猶劉道原之論
正統不與溫公合。而溫公能藉
道原以成通鑑。可見君子和而
不同也。余亦與君同監編修者。
涉歷既久。相知最厚。每夜集酒
酣。使余講左氏傳。右尹子革夕

楚子章促席側耳以爲快時或
出此書亦相與商量余一言賤
之曰此經生之常譚耳烏足貴
哉君亦不以爲迂抵掌談笑今
思其事如數日前而君謝世殆
將十年矣孰謂壯者去而老者

留才者沒而不才者存乎悲酸
梗塞不能自堪則又以酒澆之
曰脩短天之所賦而慶弔人所
時有余方欲爲得人賀而君溘
先朝露今讀是編不得不於紙
上弔之而不欲作兒女子語弔

也。阮嗣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
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嗚呼！
嗣宗之所以痛貶漢高，乃其所以深予之也。余於是編亦云。宅君弁其首而推獎之。世果有知之者，可以託不朽矣。

正德甲午仲冬上澣

水戶府下澹泊齋安積覺跋



正德六年丙申孟春穀旦

五畿甲未申 六角通御幸町西入町

茨城多左衛門 繡梓

明治龍集癸巳年月中浣
於新瀉市本町通八番町櫻井書肆購

佐之膳 忠三郎

